

◆洪放专栏·蓦然回首

◆信笔扬尘

◆风雅颂

特克斯的小董

有一年秋天，突然接到新疆寄来的包裹，打开，里面是一株像蓬蓬草样的晒干的植物。这是什么呢？我不认得。再翻看包裹，上面字迹很模糊。我反复辨认，最后认出了三个字：特克斯。

我一下子明白，心里像通了电一样，猛然一颤。

特克斯，是的，特克斯。新疆西北部的那个号称八卦城的小县。这株晒干的植物来自特克斯。是谁将它寄给了我？我脑子稍稍过了一下，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小董。

应该是小董。我马上微信问他。

果然就是小董。小董说：这是天山雪莲。好东西。而且这株长得好，是难得的上好补品。可以泡酒喝。

末了，他还问了句：你不是很能喝酒的么？泡三个月。记住，一定得是高度数白酒才行。

我浑身发热，眼睛有些发红。我谢了小董。我将这株雪莲打开，摊平在桌子上。一株很好看很丰满的雪莲——叶子细密、绵长，根须发达，乍一看，像是我们老家从前栽种的那种专门用于晒露干菜的细白菜。整株颜色呈灰白色，使我想起在新疆所见到的那些裸露的山地。事实上，雪莲是生长在高山植被相对较少的地带的。多年的风雪扑打，冰霜覆盖，一株雪莲从最初发芽到最后长成，一般需要十几二十几年，长的达到上百年。

小董说这是株有年头的雪莲。我反复看，好像能看见它根部的年轮。虽然它不像树木一样年轮清晰，却也能在根部，看到那种高度密集地凝结在一起的时间。

我找人要了泡酒的玻璃缸，倒入五十多度的桐城老酒。然后将雪莲整株放了进去。缸就放在书桌旁边，每天我都会看上几次。雪莲舒展开了，雪莲站起来了，雪莲变得有些绿了……而酒，好像开始慢慢变黄，先是丝丝的浅黄，再是片片的淡黄，黄色的酒液，映衬着绿色的雪莲，虽然静悄，但我知道，它们正在进行着一场伟大的融合。

雪莲酒让我期待。

我给小董说：特克斯该是大雪满城了吗？早就了。九月就开始落雪。小董说话时，我似乎能看见他笑着的样子，那是一种特别温暖、诚实和朴素的笑。他脸上有长期在北疆所形成的红釉，他说他是正宗的河南人，兵团二代。在整个北疆，像他这样的，太多太多了。他当时还指着跟我们一起的老王，说他是陕西人，还有那位年轻的美丽的文明办主任，她是甘肃人。

一时间欢声笑语。我回忆起来时，这欢声笑语还在耳畔。

事实上，已经又过去好几年了。那年秋天，我千里迢迢，赶到伊犁，参加一个期待已久的文学笔会。在可克达拉，我们唱歌、跳舞；在芳香的美食与美食中，歌吟爱情；而在大草原上，我们与蓝天一起，感受时空坦荡、天地人共通的博大与辽阔。就在那时候，我认识了小董。

小董是特克斯县的文化局局长。他从我们到伊犁后，就一直参与接待。他能喝酒，且酒德一级。我们整夜喝酒，一直喝到东方既白，草原上吹过新一天的风。

很多时候，语言是多余的。一个人，与另一个人对光，仅仅是一瞬之间的事情。小董不仅仅让我喜爱，也让所有参加活动的人喜爱。他乐观，幽默，宽厚。他跑前跑后，总是在大家最需要的时候出现。他给大家介绍伊犁风物，介绍老一辈兵团人的历史，他说得详细，深情。他带着我们跑二百里到特克斯县。八卦城的传说让人想起古老岁月，以及命运多舛、烽火连天的边疆历史；而展现在我们眼前的繁华的各民族共同生活的特克斯，则又让人禁不住要深入进去，在多民族的烟火中，体察边疆文化与民族风情。

雪莲酒泡好了，我喝了两回。力道太大。我真没想到这来自雪山的雪莲，其实会是一团往骨子里烧的火……

一晃又快十年了。中间小董来过内地，我们曾约着相见。但都没有见成。我一直想着：这有生之年，我们是得再见的。最好是特克斯，我喜爱小董，喜欢可克达拉，喜欢北疆那诗意的草原。

韩寒作品中的人物，摆脱不了个性叛逆、深沉不羁的性格。远方、机车、黄昏、质朴青涩的爱情，电影《四海》叙述了一代人的青春故事。主人翁遭遇一次次的失败后，一事无成，回到海边小岛。电影的最后，夕阳里，阿耀迎着晚风，驾着机车，回到了最初的地方。有人觉得这部电影是悲情的，而我觉得，这部电影，是我们这一代人成长过往的缩影，将我们对远方的渴望，爱情的追求，青春的迷茫与孤独，掺杂在一起，真实地表现出来。

与大部分出生农家的孩子一样，我们自幼渴望摆脱父辈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走出乡村。希望有一天，能够远离贫瘠的土地，看看外面的世界，就像许巍歌里唱的那样，“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看这世界的繁华”。放学后，一班单纯的少年，一起爬上山顶，望向远方，大声呐喊，憧憬未来。远方是刻在我们骨子里的追求。

我慢慢长长的发，说：“等你长大了也是要离开。”同屋的少年听见“噢”一声笑了：“穿着红嫁衣当新娘嫁走啦。”我恼羞成怒：“多嘴，谁和你说话。”我觉得他和他新捕的蝉一样聒噪。

我已成家，为了一个陌生的姓氏隐藏了做女儿时的任性，每天沉浸在生活琐碎里鸡飞狗跳。女儿快五岁了，上蹿下跳调皮捣蛋常摆个孙悟空的造型像个猴儿。我极力地想把她培养成静雅的小淑女。给她穿紫色长裙扎丸子头再给她一个藤篮送到花下拾捡花瓣，日子便多了许多诗意。

我有时候真想带她去看看老屋，看看那古老幽暗的天井，里头长着一株开花的树。我心底奢望那是一株桃，花是女儿喜欢的粉，花开一树，花落随风。我的小女孩踏着细细的步伐，一片一片将花瓣放进篮子里，安静淡然，美好如同虚幻

阿妈曾在天井旁舀了一勺又一勺温水冲洗

小小向日葵

燕 蕊

老屋不能再老了，断瓦颓垣，破败不堪。晒谷场上的野菊花生得疯狂，不修边幅，胡乱生长胡乱开花，长得肆意，开得也肆意。

我特意经过那里，摘下一把黄色的小菊花，轻轻别在大门的门环上。门环是简单耐看的圆，两扇老旧的木门紧闭。时间老了，不会有人从里面拉开门门走出来，也不会有人推门走进去。天井锁在里面，杂草丛生，不知道几时掉落的房梁横跨，更寂寞。曾经热闹非凡的围龙屋，终究是人去楼空。风要是吹，总得吹落几片青瓦，吹破几块泥砖；雨要是下，总得浸湿几件家具，漂白几个晨昏。那天天井中央，曾有一口大缸，养着藕花和鱼。

老屋已是危房，即将推倒。空屋和天井将一同消失在时间深处。天空正下着一场雨，雨水一串一串从屋檐落下来。此时无人在场，只有我和途经我的雨水花四溅。那曾经住在老屋里的人呢？他们都去了哪里呢？他们是老了吗？还是也像野菊花一样散落在天涯？

阿妈曾在天井旁舀了一勺又一勺温水冲洗

我慢慢长长的发，说：“等你长大了也是要离开。”同屋的少年听见“噢”一声笑了：“穿着红嫁衣当新娘嫁走啦。”我恼羞成怒：“多嘴，谁和你说话。”我觉得他和他新捕的蝉一样聒噪。

我已成家，为了一个陌生的姓氏隐藏了做女儿时的任性，每天沉浸在生活琐碎里鸡飞狗跳。女儿快五岁了，上蹿下跳调皮捣蛋常摆个孙悟空的造型像个猴儿。我极力地想把她培养成静雅的小淑女。给她穿紫色长裙扎丸子头再给她一个藤篮送到花下拾捡花瓣，日子便多了许多诗意。

我有时候真想带她去看看老屋，看看那古老幽暗的天井，里头长着一株开花的树。我心底奢望那是一株桃，花是女儿喜欢的粉，花开一树，花落随风。我的小女孩踏着细细的步伐，一片一片将花瓣放进篮子里，安静淡然，美好如同虚幻

阿妈曾在天井旁舀了一勺又一勺温水冲洗



美好时刻

孙世华

摄

◆小说世情

抗战胜利饼

陈 佳

河畔。月光透过板栗树繁茂的枝丫，投下一片闪闪烁烁的光斑。树下，一位白发苍苍的长者，一位稚气未脱的少年，洗饼模、和面粉、预备着打月饼。

少年问：爷爷，中秋节为什么要吃月饼呢？哦，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中秋夜约好了义军一起杀鞑子，为了不让官府知道，他们便把暗号写在纸上藏到面饼里。

鞑子是谁？老者想了想：鞑子嘛？就是东洋鬼子，尽干祸害百姓的事。

打来清亮亮的河水，老者细心地清洗着饼模。模是樟木做的。模面泛着岁月浸润后的光泽。模上有字有画。那字入木三分、苍劲有力。那画刻功细腻、栩栩如生。

多少年没打过月饼了，杀千刀的鬼子，这回总算把他们赶跑了。老者喃喃自语。这是啥字？这画里的人又是谁啊？少年摩挲着饼模，歪着头问。

这是大英雄岳武穆，说书的二爷不是给你们讲过朱仙镇大捷的故事吗？来，跟我念，还我河山、精忠报国。

还——我——河——山，精——忠——报——国。一个苍老的声音和一个稚嫩的声音一一应一答，响彻林子上空。

回家睡觉吧。明日还得起早呢。老者见少年接连打呵欠，慈爱地说道。

一间老房子里，几个身穿灰土布军装的人在谈笑。胳膊上的“八路”二字在晨曦下熠熠生辉。报告司令员，门口来了位老人家，说是给我们送月饼来了。

月饼，哦，对了，今天好像是中秋节呀！快，快请老人家进屋。不，老王，我们一起去门口迎接。司令员，这些年，同志们打鬼子，出生入死的，老朽都看在眼里，也没啥好表示的。这不，抗战胜利了，过过节，我打了一篮月饼，给同志们尝尝鲜。尝尝鲜，月饼可甜了。少年扑闪着大眼睛学着说。

的场景。

哎，你说，花开到几时我们就看到几时，好吗？女儿提着小篮子像小兔四处蹦跳，没有逛进老屋，也没有逗留在花下。她飞跑在荒草地里，一会追蝴蝶，一会采花。她的小篮子装了满满黄色的野菊花。叫我用手机扫一下是什么花，我告诉她是野菊花。她说是向日葵，手机搞错了。劝说了几回，她执拗地说是向日葵。那随她吧，都是极其美好的东西，即使混淆也尽可原谅。

某日下班，地铁口有小姑娘卖花。我看着一朵大大的向日葵搭配几株小菊花，颜色鲜亮温暖，很是治愈。还在我门口我就喊着女儿的小名告诉她妈妈买了向日葵送她，她跑来开门，欣喜地和我说：“谢谢妈妈。”像个小大人抱着花束插入花瓶，再倒入清水。我告诉她大朵的才是向日葵，这小小的是菊花。它们是不一样的，记住了吗？

“那它们干吗长那么像呢？”女儿认真看了看，恍然大悟：“哇，我知道了，菊花就是小小向日葵，是向日葵妈妈的宝贝，我是妈妈的宝贝。”她的话让我很动容，我开始相信她是对的，错的人是我自己。

那天夜里是有雨的，滴滴答答敲响门窗，虽不是大珠小珠落玉盘那样清脆，也觉恬静得可人，很适合卧听雨。我想起老屋和那场只途经我的雨，想起那些像野菊花一样散落在天涯的人。原来，我们都是一株小小向日葵。

是的，你知道的。向日葵的花语是：追随幸福。

美好时刻

孙世华

摄

秋天的物语

包明强

秋意如画

江南慢条斯理，走进秋意
像收到文朋的邀约，前来叙旧
一杯炒青绿茶把山野的清涼驱赶
温情是簸箕上晾晒的话题

天空高远，细风却低于所有草木
晚于时节的桂花，不动声色
待到捧出一盏酒酿水子
就再也藏不住暗香如饴的心思

看枫叶在秋日反复开涮
直到两面金黄，方才落下
一声悠长雁鸣从我们头顶掠过
回响内心委婉的黄梅小曲

秋色斑斓开始在宣纸上渲染
粉墙黛瓦的檐下，鸡犬相闻
我们坐在篱笆边竹椅上
看小桥流水，炊烟袅袅
看夕阳透过山岚，落款成一枚闲章

秋风泛滥

令果实、谷物成熟的秋风
把我吹得离家越来越远
眼前飘落的叶片，带着故乡一样的颜色
在辽阔的旷野里，寻找星宿
不知希望得到何方的认领

我与一个季节或者一段记忆达成共识
管控的情绪保持相对稳定
只是看到大雁把北国的意境向南方着色
一场或大或小的雪代表神明的旨意
又在谁的心坎上温馨覆盖

时空短中细碎的鸟鸣，在不断提醒
一个迷失很久之人需要确定风向
浓重的口味随风渐渐淡去
腌渍梦想，辛酸泪里有海的咸度
在秋风泛滥的月夜，潮起潮落

秋色和鸣

虫鸣把秋夜拽得很长
风从准备枯萎的莲叶上掠过
裹挟着池水的凉意
正扑打在一个异乡人的脸上
就让单薄月光
披在念想的肩头
走一程黑路，听一支小曲

流水潺潺走向
总与我漂泊的心愿，不谋而合
拾一枚落叶，随波逐流
脚步声在夜色掩护下，不知深浅
至于远方，又缩短了梦的距离
含有桂花香气的月色，如酒
支撑我一段渐渐泛黄的时光

内心，秋意浓浓
正在打造一个充满金色的宫殿
暂且留住那么一点幽暗的记忆
是为了装饰天空辽阔的背景
在月光虫鸣的脚步声里，进入风的内部
让隐忍羽翼在明天的前夕

秋夜无眠

秋虫唧唧，寂夜无眠
想想众多的事物曾经经过我们
我们曾经的坚守或者沦陷
都消隐在毫无察觉的情理之中

细雨，不知疲倦地潜入
这些天空的触须，扎根人间
让我们在低吟中饱和吮吸
蟋蟀深感齿寒，不再恋战

遗囑是提前抵达的一场小雪
窃听者终将一粒粒破译
收集并归纳成难以捉摸的文字
惘惘之心，被安插在深邃的秋夜
坐等一两个明白的人

西江月

内蒙古考察感怀

陈 田

略识连天草碧，
遍尝入户茶香。
身虽疲惫兴飞扬，
眨眼羊群翻浪。
跋手搏击空漫，
琴声飘逸毡房。
激情自古善沙场，
一醉梦游天上。

美，我们会遭遇种种挫折。学校读书时，繁重的学业让我们为未来在何方而迷茫。我至今记得，廊桥下、流水潺潺，一群失落的少年，选择了逃避。参加工作时，就业的压力让我们处处碰壁，黯然神伤，内心的骄傲被现实碰撞得粉碎。

除了韩寒的小说和电影，我们很难用语言，将远方、机车、爱情、迷茫，这几样带有一代人特殊情感的事物，准确地表达出来。而立之年，说起这段幼稚的往事，同龄人之间，会相视一笑。羞于提及却又恋恋不舍，这是我们逝去的青春。

当我们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我们知道，已经不可能四海为家，无法浪迹天涯。只有将青春的一份净土，保留在内心深处，有一天，梦回少年，放荡不羁，就像当初的模样。

如果说是远方和机车代表我们的个性叛逆，黄昏则诠释了我们的自诩的深沉，这种深沉与懵懂的爱情相伴而行。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们幻想着，夕阳西下，驾着机车，带着爱人，追着风。这样的场景，是我们这代人内心深处，对爱情最纯洁的向往，青涩而质朴，不掺杂一丁点杂质。

然而，现实不可能如我们所期望的那样完美，我们会遭遇种种挫折。学校读书时，繁重的学业让我们为未来在何方而迷茫。我至今记得，廊桥下、流水潺潺，一群失落的少年，选择了逃避。参加工作时，就业的压力让我们处处碰壁，黯然神伤，内心的骄傲被现实碰撞得粉碎。

除了韩寒的小说和电影，我们很难用语言，将远方、机车、爱情、迷茫，这几样带有一代人特殊情感的事物，准确地表达出来。而立之年，说起这段幼稚的往事，同龄人之间，会相视一笑。羞于提及却又恋恋不舍，这是我们逝去的青春。

当我们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我们知道，已经不可能四海为家，无法浪迹天涯。只有将青春的一份净土，保留在内心深处，有一天，梦回少年，放荡不羁，就像当初的模样。



洪放，桐城人，中国作协会员，安徽省作协副主席。现居合肥。

四海

张 金 金

2000年左右，开始流行一款叫幸福250的机车。与现在的机车相比，这款机车打火方式较为落后，需要通过脚踏方式打火，几脚下去，发动机发出近乎拖拉机的轰鸣声。即便如此，在物质稀缺的乡村，这种新鲜玩意仍然是富足的象征，农村人能够拥有这样的机车而自豪。与骑自行车相比，骑机车带来的冲击感让人热血沸腾，似乎唤醒了血液里沉睡的种子。我们坐在大人后面，感受着风中的自由，内心坚信机车能够带我们走向远方。

如果说远方和机车代表我们的个性叛逆，黄昏则诠释了我们的自诩的深沉，这种深沉与懵懂的爱情相伴而行。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们幻想着，夕阳西下，驾着机车，带着爱人，追着风。这样的场景，是我们这代人内心深处，对爱情最纯洁的向往，青涩而质朴，不掺杂一丁点杂质。

然而，现实不可能如我们所期望的那样完美

